

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紀念

—「書畫中的戒定慧座談會」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於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由鄭振煌居士、陳清香教授主持
◎凱蒂 紀錄整理

慧炬機構及益生文教基金會於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舉辦紀念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書畫中的戒定慧座談會」，探討弘一大師出家前後書畫作品所傳達的意境、修持及智慧，數十位當代佛教書畫家及大德前來參與，並對一代大師表達敬佩與景仰之意。

座談會由鄭振煌居士、陳清香教授共同主持，莊南田董事長致詞揭幕。

莊南田居士（慧炬機構董事長）：

紀念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江朝陽居士精心策畫舉辦書畫展，明（二十七）日在新舞台也舉辦弘一大師紀念音樂會，感謝趙永清立委、藝術界前輩熱心支持。慧炬成立四十多年來，今天可說是大師雲集，令慧炬蓬蓽生輝，個人相信用這種方式來紀念弘一大師，非常有意義。

周宣德老居士創辦慧炬，慈悲濟世度眾，希望佛學推廣、弘揚能夠國際化、學術化、生活化、現代化。今天以藝術、音樂來推廣佛法，也是帶領高級知識分子學佛很好的管道。佛法是淨化人心的好方法，同仁秉持周老師創立慧炬的宗旨，不遺餘力推廣，最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施並錫教授也認同我們的宗旨，成為慧炬理事之一，藝術界人士強化我們的陣容，有助我們推廣佛法。今天「書畫中的戒定慧座談會」請各位大師發表高見，不僅紀念弘一大師，更發揚佛學，感謝諸位大德蒞臨，祝大家福慧增長，阿彌陀佛。

鄭振煌居士（座談會主持人）：

今天主題應改成書畫及音樂中的戒定慧，在座朋友可以加上生活中的戒定慧，大家都加入座談。我個人生平有很多事情做不好，從小我最不會的就是書畫及音樂，戒定慧我也是外行，所以今天主持重棒交給陳教授，她的書畫造詣很高，我只是她的助手。

陳清香教授（座談會主持人）：

鄭老師實在太客氣了，如果把主持棒子交給我，就太重了。今天的主題是因緣會合而成的，在此機會中談戒定慧，對當下是有幫助的。鄭老師說我書畫造詣很高，我不敢當，我的書法、繪畫都不好，我只是帶領大家欣賞前人或當代書畫作品之美。

今天的座談會有多重意義，我個人很感恩，因為小小的慧炬去年剛過四十歲生日，印光祖師紀念堂年前才整修可作展覽會場，當時第一次舉辦施並錫教授的四十多幅台灣寺廟油畫義賣畫展，幾個月前也舉辦織錦展。在這小小不到二十坪場地作為多功能之用，佛堂、教室、董事會議廳，今天又充作展覽及座談場所，可說有五重功能，比起閒置大樓，我們地盡其用，所有善款都沒浪費。慧炬四十一歲了，細水長流中逐漸成長，相信可對社會盡一點棉薄。

今年紀念弘一法師圓寂六十周年，中國人認為六十歲（一甲子）是很圓滿的。弘一法師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卒於民國三十一年，享年六十三歲，但對後輩，尤其是藝術及佛教界影響非常可觀。

弘一大師是民初四大高僧之一，未出家前，對書畫、音樂、戲劇影響很大，是中國藝術、音樂接受西方影響的關鍵者，把中國帶入新的文化層次。出家後，戒行精嚴，諸藝都拋棄，只留書法，用書法來弘法。出家二十年歲月中，不浪費一分一秒，每天都在修行、結緣講經，每天都在接引眾生進入佛門。他個人不蓋大廟，不結交高官顯貴，以平實、精進的律宗修行者身分帶領大家。

弘一大師對佛教至少有三大貢獻：第一，他提倡印祖的唸佛修行法門；第二，重新恢復南山律；第三，以《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為修行法門。由於他在藝術上帶來新風潮，加上他的影響遍及中國及台灣，兩岸都有紀念他的法會，都離不開藝術、音樂。

今天我們的展覽有四個特色：一是以當代藝術家的書法來紀念他；二是以弘一大師法相為畫，修法人的風骨令人無限懷思，會場共展出四幅；三是幾幅畫的題材是護生，因為大師提倡護生；四是弘一大師的雕像。

民國七十九年到八十一年，我曾幫林隆達先生的畫廊策畫過三次當代佛教藝術創作展，沈寂十年後，今天又有當代佛教藝術展，希望接續當代藝術家從事佛教藝術的題材，再度延續發揚。現在回歸到今天的主題戒定慧，希望每個藝術家都能分享自己創作的心路歷程。我們應敬老尊賢，請在場的鄭善禧老師指導。

鄭善禧居士（書畫家）：

各位道長先生，我沒有準備要說話。我從弘一大師的書法藝術成就中去觀心，但我對佛法的認識非常粗淺。我沒有直接從弘一大師那裡學習，但弘一大師的徒弟豐子愷的《護生畫集》對我影響很大。畫弘一大師的相最好的還是豐子愷先生，當然掛在這裡的畫也很好，但我崇拜的還是「好之中的好」，我感覺到豐子愷最好。豐子愷先生的文學也是我最崇拜的。弘一大師有這麼好的徒弟，我感覺到「明師難求，明徒也難得」，這種學生那裡去找。我不只崇揚弘一大師，也崇揚他能教出豐子愷這樣的高徒，明師與高徒相得益彰。

弘一大師可說是我的太老師，雖然我沒向豐子愷請教過、見面過。當年大師在漳州、泉州弘法時，我是個十歲上下的小孩，可惜沒有福分，否則應可拜見大師的，但連遠遠看到都沒有，真是太遺憾，所以今天有這個好機會，我就來了。

李賢文居士（雄獅美術月刊社董事長）：

弘一法師在佛教、教育、藝術界都是非常啟發後人的，《雄獅美術》過去做過弘一法師的專輯，個人對其藝術、佛法上的成就非常感動，受其啟發很多，今天看到很多書畫作品，也見證弘一法師留給後人珍貴的智慧、藝術結晶。

中國書法家不只是德高望重，而且經常是非常長壽，像寫「天心月圓」的陳雲程老書法家，今年九十七歲，仍身體很健康、精神很飽滿，我想應與書畫中的戒定慧有關，讓人的身心非常調和。

林隆達居士（書法家）：

我喜歡寫書法，十多年前經營藝術中心，請陳清香老師幫忙，三年辦了三次佛教創作藝術展。因緣應感謝我大學的老師施仁豪，他在七十九年往生，我辦佛教創作展也是感念我的老師。但畫廊隨景氣變動而結束，我還是很懷念。接下來我想報告這幾年我觀察的書法與佛教關係。大學時我在書法社，施仁豪教授有次提到，歷代寫經的經生很可惜社會地位不高，未得功名前，不受社會重視，但有些長期以抄經過活的人，書法功力非常好。他拿出一些作品給我看，當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可說是不知天高地厚。

後來我到省政府工作，重新把佛教的寫經翻了一下，有一年到日本，剛好有佛經展覽，發現佛經書法之美，回來後勉勵自己每天寫，至今已約十年，每年目標定在五萬個字，但大概都會超過，不過都寫得不好。我在寫的過程才知道，寫佛經不容易，如果只是以一般寫書法的態度來寫，多半寫不好，知道是自己修養不夠好。後來發現寫佛經最重要是要破除寫字的心，寫字並非真正寫字，而是對自我的要求。我個人以前寫《金剛經》，每次寫到二千多字就心浮氣躁，但寫超過三千字後，心就定下來，把後面經文寫完。幾次過後，

發現這個障礙居然沒有了，好像破了心障，以後每次寫，我的心靈就感到非常愉悅。

回想當時心情，原來就是佛家講的「當下即是」，我們要心甘情願、毫無罣礙、專注地做，也就是不論當校長、當工友，只要把當下的角色扮演好，就很好。我有個同學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來，他問我：「林隆達，你這輩子要做什么？」我說：「寫毛筆字！」他再問：「只有寫毛筆字嗎？就這樣過日子嗎？」我說：「我很高興，這輩子能放心地寫毛筆字！」我們只要把眼前的事作好，當下即是。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林隆達居士的心得：寫字像人生、寫字像修行。人生有起有落，碰到挫折低潮要全力以赴，就像寫字寫到心浮氣躁時，要靜下心來，寫過三千字，就是越過高峰，這就是佛法中的戒定慧。從書法中可以得到修行法門，書法是個人心境的寫照，我們也希望以後佛教藝術可以開闢新的坦途。

鄭振煌居士（主持人）：

林隆達先生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能如此學佛、學習書法，背後因緣很深，他是施仁豪老師的學生，施老師的人格、風範，在林隆達身上可看到。施仁豪老師是鹿港人，我們在座的施並錫教授、施達榮先生兩位也是鹿港人，他們都與施老師一樣謙虛、踏實，一直護持慧炬，謝謝。

曾中正居士（書畫家）：

我這次創作護生畫，因對豐子愷先生的筆墨不是很了解，江朝陽先生從大陸及香港帶來兩本豐子愷先生的畫作，我翻閱了大概兩個星期，遲遲不敢動筆，因為我看到豐子愷先生筆墨的渾厚，我只有崇拜跟景仰，但因江先生有命令要我畫，我最後才畫了三幅，畫得不好，請大家指教。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護生就是保護眾生，弘一大師鼓勵豐子愷畫護生畫，豐子愷畫一百幅紀念他的老師，但百幅未完成，弘一大師就圓寂了，豐子愷仍繼續畫，感念老師。相

信曾先生也會繼續畫，因為護生就是環保，有正面意義。

江朝陽居士（益生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曾老師很客氣，其實他是高手。我建議，護生畫可以一直畫下去，佛教界或居士把護生畫編成月曆，如果曾老師繼續畫，慧炬也可出版十二張的月曆，好好宣導。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現在我們請陳雲程老師的高足吳耀庭先生發表心得，他也是位雅士。

吳耀庭教授：

三十年前我就受慧炬照顧，領過慧炬的獎學金，在大學參加佛學社、太極拳社、書法社三個社團，但都沒有認真學習，臨陣脫逃，我不是陳雲程老師的高足，基本上都是玩的心態。

我在觀察遊戲中，發覺佛教如能滋潤到藝術境界，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最近三年才接觸陳雲程老師，他是基督徒，我把他帶到佛教道場，請他幫寺廟寫書法。我以旁觀者，感覺他在家裡寫書法，很輕鬆，可是幫佛寺寫書法，他是非常尊重的，收攝起平常放逸的心。我只對特殊的人有好奇心，或許我好奇的心，應安住在書法、佛教上。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施並錫教授去年畫了四十多幅油畫義賣，紀念慧炬四十周年，大捨的心令人景仰。今年他除了恭繪弘一大師法相，還計畫畫印順長老的法相，我們期待明年可能就會實現。畫法師法相是否需戒定慧，請施教授分享心得。

施並錫教授（畫家）：

我是畫家，這麼說好像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但台灣人好像都習慣這麼說，請大家原諒我，這只是我的職業。我當老師很多年了，在學生面前可假裝一條龍，在慧炬、菩薩面前只是一條泥鰍。我講得不好，請各位不要見怪。我在佛法上只

是門外漢，連入門都沒有，很榮幸在坐五望六時，才有機會因為各位老師及內人的 PUSH，才想到要提升自己，我只能說 I am going to（我想要）學佛。

我畫畫三十幾年，但在菩薩、藝術殿堂面前，我發現我好像越來越回到過去，越來越小，站在這裡講話，真的戰戰兢兢，尤其今天這個題目，比我在課堂或同儕間所講的，要高深千萬倍、艱難數百倍，所以我不敢大放厥詞，請鄭老師、陳老師指正，講錯了立刻把我拉下來，以便我可以閉嘴。

藝術可以讓我們轉怒為喜，我在藝術領域盲目摸索數十年，常常越畫越生氣，個性使然、修養不夠，都是原因。我個人喜歡東方系統的淡雅，看了令人覺得心神舒適。我同樣也喜歡西方繪畫的深入民間、入世的關懷及歷史人文的見證。畫作不分東西，好就是好，各有千秋。

雖然學佛的人都知道不能二分，但我認為書畫可略分為出世及入世二種。出世領域畫作較能看出作者的戒定慧，因為在東方的系統，中國藝術很早就受到佛教的影響，或老莊無為、空靈、以一為多的影響，所以，弘一大師就是把一弘揚光大。

藝術稍過一點尺寸就不美，如何拿捏很高深。東方系統的繪畫是出世系統，要求不把七情六慾隨便洒放，不要呈現慍氣、怒氣，在此要求下，如果沒有把心定下來，不可能達到神妙飄逸的境界，所以古人畫畫要研磨（墨），可能還要沐浴齋戒。如果能常常在此涵養中，人就會慢慢清澈起來，有仙風道骨，就像在座的鄭老師，不只頭發光，整個人令人很溫暖。

所以東方系統要求高尚情懷，寫書法就要寫嘉言名句，像是四書五經、菜根譚。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寫書法是寫肉蒲團或鶯鶯燕燕的字句，可見書法意涵本身就是修養。

西方系統的入世表現，通常是要見證、文以載道、火上加油的。托爾斯泰說：藝術就是要表現，要有社會使命感。俄國政治名家曾說：藝術是社會力的至高表現、總體表現。法國野獸派大師馬諦斯說：藝術家一定會有時代的烙印，越是關懷時代的藝術家，他的烙印也大。畢卡索也說過一句一般人很難接受的話：藝術家應也是政治人，也就是要關懷社會。很多西方藝術家都是如此，不過這與高行健不同，因為高行健說：藝術還是終究要回歸到藝術。

西方藝術很多是入世的、關懷的、歷史政治見證的，但終不能把藝術當成說明性，否則藝術價值會低落。西方漫長美術史中，能留下來的也有不少是與貴族或宮廷無關的，吻合東方高格調的也有，例如自然主義畫派，譜出清澈環境，讓心靈供養在裡面，清淨而脫俗。

柏拉圖的理想國，我認為是理念中的，不在凡塵，姑且說是天國的象徵在人間落實。我曾疑問為何要把藝術家驅逐、不准藝術家進入理想國？我後來想想

是因為藝術家很多情，太浪漫，很少是阿波羅式性格，而多是酒神戴奧尼索斯的性格，非常容易生氣，太感情用事。藝術家相處就是比高低，產生忌妒心，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有些人作畫時遠離戒定慧，因為他要充滿激情，有些令人作嘔，沒什麼不敢畫的。

所以，今天的題目，就藝術而言應是有領域區隔，這個領域是清淨的、超越的，提昇心靈、情懷向上的。要有佛教的情操在裡面，也包括佛教繪畫，不僅是畫大師、菩薩的肖像，而是把佛教的無私、同體大悲放進去，讓作品逐漸消除怒氣、火藥味，變成放諸四海皆準的作品。

尤其二十一世紀是不穩定的時代，人類最需的是清淨、清涼的東西，可以有助心靈改革。提升人文價值，非文化教育藝術不可。藝術正是教育建築中諸多鋼筋水泥以外的水，可以融入水泥而不見。藝術家應向水看齊，即使我被消音、看不見也沒關係，只要利益眾生就好，這正是我要 I am going to 學習的。

因為我有這個想法，所以我才敢「色」膽包天畫弘一大師（顏色的色），創作難免有盲點，但我的膽大蓋住了盲點。從小我就喜歡唱「送別」，它的境界非常讓我著迷，並把此歌曲變為本土化畫作。

這次恭繪弘一大師的法相，我是向孫師姐借弘一大師的書，更加崇敬弘一大師的生平行止，一筆一畫皆是佩服；雖然我手中所拿是斑駁照片，但懷著恭敬景仰的心，想像正與大師神交，慢慢體會大師的戒定慧。

我在畫他時才深深體會，如果藝術家要求菩薩道，自己需要先了解解脫道，因為如此才知道眾生與自己的痛苦在何處，否則自己滿腹憂愁，如何去覺人家。所以恭繪大師的一箇月中，受到無形感召，有人說我變得容光煥發，我很高興去照鏡子，但這鏡子還是有我執，如果以後人家說什麼，我都不會想去照鏡子，才算是解脫。我剩下的歲月，我還是會「色」膽包天、膽大藝不高，我也想把印順法師法相畫下來，以戒慎恐懼的心，希望在慧炬的指引下，可以往這條路走下去。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施教授一席談，妙趣橫生，語調坦率，真情流露，亦莊亦諧，非常幽默。我最景仰他的是，他以前畫油畫，畫如其人，以坦率為主，真情流露。西畫是非常熱情、不掩飾的，但東方是比較含蓄、昇華的。他這樣的畫風轉換很不容易，主因是受鄭老師感召，發大心，與弘一大師有異曲同工之妙，幽默言談中給我們教誨。

林振榮居士（陶瓷塑像家）：

我作陶瓷，陶與書畫是不同領域，所以對書畫了解仍淺。但弘一法師的境界就像作陶瓷，陶瓷本身是土，本來沒形狀，經過捏塑、火燒而成形。

弘一大師悟道後修行，自己本來就像一團泥，沒有形狀，他塑造出自己的形象，經過火的鍛煉，變成美麗的瓷器。弘一大師是雕塑自己，不與人爭，修自己的心，他的格言都是自己的修心養性；所以，各行各業都是修佛，生活、家庭處處皆道場。每個人都像陶土，經火塑煉而成形，這是我從泥土的塑造而悟出的人生。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捏陶土就像修行一樣，聆聽大師言語、欣賞今天的作品，就可能有悟道機會，因為每個人都是以戒定慧完成他的作品。昨天有電台訪問我：弘一大師出家前後作品有何不同？我說他出家前創作材料多變化，出家後就戒行精進，要了解弘一大師出家以後的作品，要用心靈去體會，也就是你的修行境地到那裡，看到他的書法境界領會就到多少。要認識弘一大師，要從個人修行著手。現在請我的學生李璧苑小姐發言，她曾寫過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的差別。

李璧苑居士（書畫家）：

現場有不少弘一大師的作品，能看到弘一大師的真跡是種福氣，台灣收藏界有真品也有贗品，大師以書法與人結緣，但想看大師出家前的作品則較少，大陸有其出家前的出版品。

弘一大師出家前的書法是北碑體，同時代人形容他做什麼像什麼，學什麼像什麼，當然他的書法臨那個版本像那個版本，有非常大的修養功夫在裡頭。北碑的特色就像中國北方書法有陽剛之氣，特別重視方角，字的姿勢就像一個人站著一步跨出來，有高高的梯形架勢，他年少的照相姿態，有些是與此呼應的。

弘一大師出家之後，因為佛家的修行講圓融，要把習氣修掉，漸漸沒有稜角。他從護生——憐蛾不點燈、喝水把微生物濾掉才喝，他的慈悲心在字形中，就把方角慢慢修掉，大概從他出家到第十年，他的書法風格像飽滿的蠶寶寶，呈現圓滿感覺，晚期作品更是如此。

簡單來分，大師出家前書法作品，字型中間比較緊，筆畫方角為多；出家之後，筆畫則圓融為多，且點畫之間沒有交接，有很均等的留白，中空的點較多，姿態有五六種。

陳清香教授（主持人）：

李小姐觀察非常仔細，弘一大師出家前的書法比較方，比較硬，出家後較圓融，慢慢磨掉習氣，達到戒定慧。弘一大師非常慈悲，他在往生前預知時至，且他的棺木要用四碗水架起來，以免螻蟻爬上，被拿去燒掉。他生前護生，往生也不希望惱害蟲蟻，這種同體大悲的悲懷，令人景仰。

吳永猛教授：

一則西洋故事：有個待處決的人，要和獅子決鬥，不知他跟獅子講什麼，獅子就走了。後來人家問他，他說他跟獅子說：「你吃掉我，你要講話！」所以，今天參與此盛會，還是要講話。

我今天主要想與大家分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及「萬相歸一」。在人能弘道方面，我們今天所有字畫中都看到每一位作家與我們對談、對我們微笑，所以，弘一大師以他的作品來弘道，我們以他的精神來延續，故說人能弘道。以非道弘人來看，經書束之高閣是沒有用的。我大學唸經濟，但附庸風雅，跟著不少大師學畫，發現每個老師風範不一樣，有人開畫展，有人不開。如果這些文件束諸高閣就沒有發揮作用，相對的拿來用就有用，所以說是非道弘人。上周我去北京看乾隆皇帝東陵，我帶羅盤去，發現陵櫬偏了十五度。去東陵有人說會煞到，我想就來鬥法一下。乾隆與妃子骨頭都在裡頭，進去時我有點發冷，回來有點感冒，但我自己這些年來學東學西，就自己調一下，也調過來了；所以，本土有很多好東西，束之高閣沒有用，要拿下來用才有效。

此外，我去白雲觀買一部線裝書，他們沒有用，我拿過來變活用。我有機會與他們聊天時告訴他們，你們把白雲觀變成博物館，每人進去都要買門票；但台灣寺廟是活的，和信徒接近，不只不是博物館，不用買門票，人家自會捐獻。我發現整個佛教界經典那麼多，若束之高閣沒有用，這就是非道弘人，還是以人為主。

再從萬相歸一來看，我接觸三教九流，台灣是宗教最蓬勃的地方，光台北就有上萬家神壇，佛教與外道如何相容是很重要的。現在台灣各宗教或許彼此相容，但還是有高低，希望全部宗教都能到達爐火純青，就像弘一大師的修心過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除了佛教外，我也投入民間信仰，發現在台灣有很多很活的東西。台灣是個修行寶地，有多元文化發展，十方高僧大德都來台弘法，不管三教九流都要尊重。我四十幾年遨遊這些情境，我當然也想歸於一，回到我的家。我們應珍惜台灣此時此地所擁有的福分，使台灣成為蓬萊仙境的呈現。